

从春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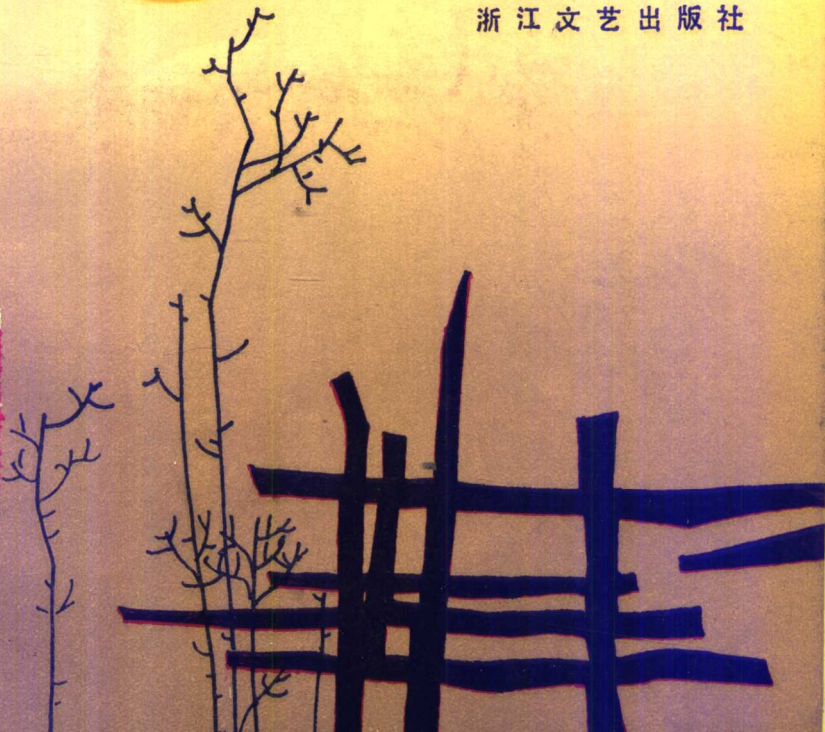
名

春天

CONG  
CHUNTIAN  
DAO  
CHUNT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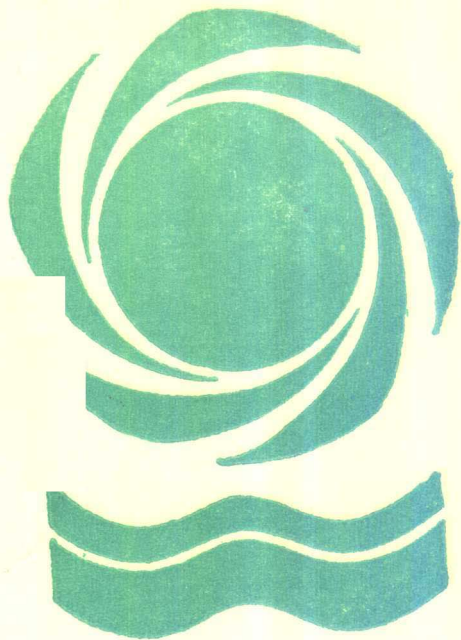
王旭烽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724.7  
479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


# 从春天到春天

王旭烽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 靳 斌

责任编辑 陈先荣

**从春天到春天**

王旭烽 著

---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浙江新华印刷二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5 插页1 字数121000 印数1031—2300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---

ISBN-7-5339-0030-8/I-29

统一书号：10317·396 定 价：1.10 元

## 编辑说明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省和全国各地一样，文艺创作空前繁荣，百花园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。特别令人感奋的是，涌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作者。他们像雨后春笋般破土露尖、茁壮成长；他们的一些作品，不断出现在本省和全国各地报刊上。

有了这样一个好基础，才使我们有可能编辑这套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能为进一步繁荣本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尽一分力量。

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编选本省青年作者的作品：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，体裁不拘。它可以是合集，也可以是个人专集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源源不断地出下去。

出好这套丛书，不仅需要作者的大力支持，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各地党组织的关怀、扶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---

从春天到春天 .....	1
十八公公的传说 .....	99
人 精 .....	118
谜 江 .....	145
在岸上 在江上 .....	164
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.....	184

## 从春天到春天

### 一

在那个春天，我以为一切该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。

那个傍晚，和多少年过来的每一个春天的傍晚一样平静，我和爸爸，还有毛毛，吃过了晚饭，扫过地洗好碗，抬出新买的电视机，电视台正播放系列片《铁臂阿童木》。我总挂心着这个用电充过的小机器人儿，有时它还让我泪水汪汪呢。这时，我的已经退休的老爸爸颤微微地给我打来了洗脸水，我搓过一把毛巾，习惯地递给毛毛，他大手大胳膊地胡乱抹了几下又扔给我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一句：“小妹今天表现不错。”我朝他笑笑，也不回嘴，又把毛巾递给爸爸。十三年了，自从我来到这个小小的家，尽管门外风是风雨是雨，可屋里的气氛却始终是那么洋溢着善意，那么和谐、体贴，甚至是那么的……那么的含情脉

脉，让我觉察出此中会有什么更深的东西。

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是佳华先叫着进门来的，他是毛毛的铁哥们儿，最喜欢瞎串门，聊大天，神吹牛，什么都知道一点，什么事情上都会出洋相。他最服毛毛，大概因为毛毛和他一样，什么都知道一点；又大概因为毛毛和他不一样，什么事情都胜他一筹吧。

“毛毛，跟我走一趟。”他进来了，穿着皮夹克，毛毛的哥们儿全喜欢穿皮夹克，哪怕没钱买毛衣，他们也要穿皮夹克，他们把这种“赤膊打领带、赤脚穿皮鞋”的风度，解释为八十年代服装新潮流。他们还封自己为“皮夹克党”呢。这些人！

“上哪？”毛毛拿着洗脚布，慢悠悠地擦着脚，问道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‘三枪蚰蚰儿’的同学今晚搞了个联谊会，请一些人去参加，热闹热闹，恐怕还会跳舞呢，你去不去？”

我的激情一下子从阿童木上转移过来了。“霍！‘三枪蚰蚰儿’是住在巷口的，他比我运气好，高中毕业后，第一年就考上大学了。他的同学们搞联谊会，那自然是与众不同的，至少和电影里的一些正儿八经舞会一样，不会像这些‘皮夹克党’，喝醉了酒，要么哈哈地狂笑，要么像牛一样叫。

我紧张地盯着毛毛，希望他答应下来。因为他要是不去我就绝对去不成了。他只比我大两岁，但我整个儿是在他的垄断之下的。他的意志显然就是我的意志，前年我想

报考中文系，他说：“当医生吧。”我就去报考医科大学，结果没录取。去年我要报考医科大学了，他端详了我半天，说：“我怎么越看小妹越像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中那个女主角呢？考教育系行吗？”好吧，我也喜欢那个女教师，不过我到底也没当成。今年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办了。春节一过，毛毛胸有成竹地把我领到他那个厂去了。他把我带到一个有跷跷板的草坪上，热情而自信地说：“小妹，一个启蒙者，对幼儿来说是举足轻重的。”“什么？”我望着跷跷板，心里一阵绝望，“我不行，我管不了孩子。”“你行，你善良，天真，有一颗童心——”“我不行，”我扭起身子，“我不愿意。”“你不愿意？”他惊愕了，“你说你不愿意？”“毛毛，别吃惊，我不想当幼儿园老师，我想干别的。”“别的？别的什么？”“嗯……更有意义的，更像书上写的，更……”我自己也说不出应该更什么。“可是为了你的工作，我和爸爸扔了多少‘雷管’和‘手榴弹’；我们还一直以为你会欣喜若狂呢。所以我才让爸爸保密，免得事情办不成还让你难受……”我低下了头，我知道“雷管”是香烟，“手榴弹”是瓶酒，我们那个大杂院里这种术语多得很。“小妹，干吧……”他说，与其说是请求，莫若说是命令。“好吧，我干。”我抬起了头。“你不生气？”“不生气。”“那你笑一笑。”我笑了一下，他忧郁地看着我，“你不高兴？”他若有所思，眼睛突然亮了，“小妹，咱们来试试跷跷板——”他不由分说把我接到上面去了，他坐到另一头，我们玩了几下，我笑了；又玩了几下，我笑得直不起腰来。突然从幼



儿园里跑出一个胖嫂，叉着腰大声怒吼：“要死了！发鲜了！那么重死尸压在跷跷板上，年龄倒长，还是饭倒吃？！”吓得我们赶紧往回逃，一边逃一边像鸽子一样“叽叽咕咕”笑个不停。三天以后我就上班了。毛毛就是这么个人，他善于把平常的生活变得有趣味，让人容易接受。

现在，他不慌不忙地穿上了皮鞋，问佳华：“他们呢？”他是指他的朋友们。“在门口等着呢，人多势力大，压倒大学生。”“好主意！”毛毛拍拍佳华的肩膀。他们对大学生有一种不可言状的贬意。

“带我去吗？”我问

“当然。”他朝我微笑了。近来他常用这种微笑说话，毛毛在厂里是篮球队队长、乒乓球队主力、足球队守门员，在工人文化宫业余合唱团唱男中音，在旱冰场上做各种惊险动作。毛毛长得并不好看，长腿长胳膊，细眼睛厚嘴唇，五官像个舞蹈演员，一会儿一种姿势，但挺有吸引力，一点不油滑，甚至还有点相声演员的天赋呢。大家都吹捧他“富有魅力”，所以他的自我感觉总是处在良好状态。我感谢他今晚开恩带我去，我用微笑回报他的微笑。不知为什么，脸却突然红了，毛毛正悄没声儿地瞅着我呢。“小妹，你围我给你买的那块红围巾。”他说。

“小姑娘夜里疯跑，不像样子。”爸爸一个人孤单单对着电视屏幕上茶水博士那个硕大无朋的鼻子，咕嘟着，对我们表示不满。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，所以谁也不怕他。“爸爸，你叫阿童木陪你吧。”毛毛说。“小妹，夜里早点

回来。”爸爸只跟我说话。“晓得了。”“横穿马路要当心！”  
“晓得了。”“不要骑自行车带人，警察要给办学习班的。”  
“晓得了！”我们已经走出院子，和朋友们混在一起了。

“佳华，你带路穿小弄堂，小妹，快跳上来，碰到民警叔叔就说肚子痛挂急诊，阿米尔们，冲！”他使劲按了下车铃，我熟练地跳上了他的自行车后座。顿时，一串铃声在小巷子里荡漾开了。

夜幕越来越浓。家家户户的灯光都亮了，从门隙和窗缝里射出的光线切割和组合着我们。巷口两旁高大的梧桐树朝我们扑来，又被我们甩在后面，留下一排朦胧的剪影。夜风吹过来，温馨又撩人，让人觉得心里怪痒痒的，忍不住想轻松地哼一首忧郁的歌。

毛毛像是和我有心灵感应，他撮起他的厚嘴唇吹起口哨来：

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 
我的故乡在远方，  
为什么流浪，  
流浪远方，流浪。

……

毛毛喜欢唱这支歌，他却用进行曲速度来唱，弄得不伦不类，这支悠长的调子变成欢快的圆舞曲了。毛毛就是这么个脾气，发起火来像个老虎，高兴起来像只猴

子。读书的时候还气哭过女老师呢。到了工厂也不安分，一会儿给师傅提一条合理化建议，气得他师傅要退了他。他也不生气，递根烟过去就没事了。到头来师傅还得听他的，他脑子特灵，就是花头太透，否则照他的说法，早就弄个“师长、旅长的干干”了。毛毛啊，还常吹牛呢，“党委书记对我说：‘小伙子啊，努力吧，争取今年解决入党问题！’不过这句话是三年前说的，昨天他又说了一遍。”毛毛会这么一本正经地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好像人家党委书记眼里真有他似的……

“老老实实的爸爸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口若悬河的儿子呢？”我问他。他说：“你不懂，你是个傻丫头。你在一旁笑着就是了，其他的别管。”

我无声地微笑了。自从一场大火烧光了我的全家，夺去我父母兄妹的生命后，七岁的我，就从乡下被我父亲的好友——毛毛的爸爸接到家中。毛毛没有妈妈，他的妈妈是带着妹妹改嫁去的，从此我就成了毛毛的亲妹妹。还记得刚跨进那间小屋时爸爸抱住我的情景。爸爸先是无声地流泪，接着呜咽，继而爆发性地大哭起来，把头埋在被窝里，两手狠狠捶打着床铺。我当即也吓得大哭起来，这时上小学的毛毛正好回家，他一声不吭地为我擦干眼泪，拉着我的小手到巷口数汽车去了。一边说：“我知道你就是小妹。爸爸交代过了，我们要一块儿过日子。爸爸到时候就要这样哭一场的，你不要怕，他哭过就好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他说眼泪平时都在心里存着，就像水倒在缸里，时间一长总要满出来的。”

“你会不会满出来？”

“我？”他认真地用小眼睛看看我，“我不会。我喜欢笑，”他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，又问我，“小妹，这样像什么？”

“像一个鬼！”我也笑起来了。

回去以后，爸爸已经把饭烧好了，他的悲哀得到暂时的宣泄，此时变得宁静安详，在以后度过的十三年中，我对爸爸发泄痛苦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，他从不妨碍别人，只是过一段时间就登上他的小阁楼哭一场，然后又平静地走下来。他把他的内心世界束之高阁，显得又神秘，又庄严，他给予我的，始终是一片父亲的温情，慈祥而又厚实。

就这样，十三年了，十三个春天，我的血液和毛毛、爸爸的血液已经浸透在一起了。比起另外许多人来，我是幸运的，望着那些从我身边闪过去的、低着头独自闷走的女孩子们，我模模糊糊地想。

“小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毛毛突然压低声音，回过头来，眼光里掠过一道疑惑。这种目光是他最近才有的，它使我不安，还使我因为想到别的什么而脸红。

“说什么呀，你知道我不爱说话。”

“你有心事，也不肯跟我说，小妹不够朋友了。”他摇晃了一下自行车笼头，吓得我尖叫起来，他就得意地笑

了。

“毛毛，你怎么老长不大？”

“那是你们女人之见。我在车间里可是个青年领袖，竞选的强硬对手。”他又吹牛。

“你又闹着玩。”我嗔他。

“这你就知道了。男子汉大丈夫总有大事要干。听说厂里要重新组阁——组阁，你懂不懂？”

“就是选谁当干部。”我回答。

“政治素质还可以。”他表扬了我一句，又问，“你看我当个车间主任亏不亏？”

什么话，连个小组长还没混上呢，难道他想当厂长？

“要是真让我干，十年以后难说我是不是个大厂长。”

“别瞎吹了。”我忍不住提醒他。

“真的。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，你给我保密——我啊，要不就别干，要干就干它个‘天翻地覆慨而慷’，我向你发誓行不行？”他一本正经地说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一声低吼——“警察，”吓得我赶紧往下跳。

过来一位年轻警察，老远毛毛就招手，“丝瓜儿，明天那场足球你上不上？”原来又是战友。

“丝瓜儿”还真像一条丝瓜，他盯了我们一会儿，说：“今天放了你们，明天饶我们一只球。”

“OK！”毛毛挤了下眼睛，走出几步路，悄悄对我说，“做梦，明天照样踢他个落花流水！”

毛毛的生活常使我眼花缭乱，他可不知道自从上了他

的当，坐了那次跷跷板后，我心里有多少不满足。生活好像没有一点诗意——不，那么说不真实，可诗意毕竟太少了。和别人一比真没信心，可也没办法。生活与生活之间的鸿沟，不是我想跨就能跨过去的，难道那些令我憧憬的、我形容不出来但能感觉到的未来就那么拉倒算了么？

这些话我懒得和毛毛讲。如果天真要塌了，被他一说又会不塌的。再说，即便我想说又能说什么呢？我只是感到生活有点缺憾，毫无缺憾的生活我又找不到，找到了也进不去，我能说些什么呢？

“小妹，呆会儿你就坐在我身旁。你要是不想和大学生说话就和我们说话。要是不舒服我就送你回家。”

“要是跳舞呢？”我问。

“最好别跳舞。”他说，“你要是想跳我会给你安排的，别和不认识的人跳，他们会踩你的脚。听到了没有？”

“听到了。”我老老实实说。我总是听他的话，以至于别人都以为我是属于他的，以至于在一种莫名其妙的默契中，我自己也以为我是属于他的了。

## 二

喔！原来大学生们也是很会抽烟的。他们富有个性地走进来，有的潇洒，有的古板；有的忧心忡忡，有的眉开眼笑；有的头发很长，有的头发很短；有的拎个小皮包像个采购员，有的，天晓得，活像个农民伯伯。他们扔起香烟

来简直像在生意场上。我看到其中有一个飞快地和毛毛他们混熟了，然后便打听起钢材的后门，原来他分在一个小厂当技术员。

我们聚会的地点是借的一所中学的教室。桌子已经拼在当中了，上面放着茶杯和热水壶，墙上一只四喇叭的录音机正放着朱明瑛热烈而又粗犷的歌声，许多人都摇头晃脑起来。看来年轻人的节奏都是相似的，不管他来自于哪个阶层。

我看见好几个女大学生，有的很朴素，有的很洋气，但是全都显得那么“高级”。她们正在和几个男同学温文尔雅地讨论着什么，笑的时候就低下头去，或者用书遮着脸，她们有时各顾各地沉默着，眯起眼睛看着人们，那神情深奥莫测，令我羡慕。假如我也考上大学，我会这样眯起眼睛吗？我悄悄地试了试——不行——全闭上了。我心中不胜惆怅。

突然，欢快的舞曲响起来了，我听见佳华对毛毛说：“就是她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项北方。前年夏天，她和我表姐一起骑自行车上北京的，我表姐骑不动了，坐在路边哭，想回去，她死活不让，气得我表姐打了她一耳光。真的，她一滴眼泪也没流，一只手摸着面颊，一只手抓住表姐的自行车笼头，就那么看着她。结果两人全骑到北京了。”

“你别又瞎吹。”我将信将疑。

“瞎吹是你家看门狗，她是学文科的，现在在机关管档案，不信你当面问她。”

我被佳华说动了，目光不由得向讲台那边射去。我有点儿失望，这个叫项北方的人长得并不出众，头发既不是长波浪也不是短波浪，而是削成很短的样子。她脸儿黑黑的，眼圈也黑黑的，面颊削瘦，嘴巴薄薄大大的，表情像个吃惊的小女孩，她的脖子和肩膀倒很好看，像芭蕾舞演员。

“嗨，不错，是个‘女皮甲克党’。”毛毛对佳华说。

真是的，她套着一件皮甲克，还穿一条正儿八经的牛仔裤呢。她一边津津有味地挑选着录音带，一边很不安分地摆弄着两只细细的长腿。

“项北方，别穷捣鼓了，给我们泡茶。”有人大声对她说。

“行啊。”她兴高采烈地回答，像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茶叶，开始挨个儿给人倒起茶来，那样子落落大方，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。

她交际一定很广，几乎每一个人都跟她说话，有的小伙子还欠起身来，轻轻地说一声“Thank you”，然后斯斯文文地坐下。那些女大学生们和她很亲热，她们和她说话的时候，她不断地变化表情，一会儿惊异，一会儿悲哀，一会儿惆怅，一会儿欣喜。现在我发现，她的脸是不能用美丽、妩媚或俊俏来形容的。她的脸生动而又充满个性，眉宇间有一股英气，像日本影片《追捕》中的真由美。



毛毛和佳华正挤眉弄眼地商量着什么，一会儿，毛毛悄悄问我：

“你觉得那么多姑娘里面除开你不算，谁最有魅力？”

“她。”我朝项北方看看。

“那就委屈你今晚做一做壁花了，我和佳华商量好，大家一个个和项北方跳舞，就是不让她跟‘三枪蚰蚰儿’他们跳。”

“干嘛这样？”我不可思议。

“别忌妒，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尊严。”

“忌妒？真是玩笑！”

“是玩笑，就当 I 刚才没说。主要是我讨厌有些人，连眼睫毛都长得不平等。”毛毛挥挥长胳膊。

毛毛高度的自尊心只有 I 清楚，一个被母亲忘却的孩子的自尊心，一个只是因为要养家糊口而不能跨进高等学府的年轻人的自尊心——那时爸爸退休了，我还在读书，毛毛把已经领来的准考证揉碎了，然后和佳华他们争了一夜“上游”。后来“三枪蚰蚰儿”老是来为他惋惜，终于把他惹火了，臭骂了他一顿。是的，毛毛这个人重情，有个业余书法家为他写了“情义重如山”的横幅，他就庄严地贴在墙上。我悄悄说：“你别累着了。”他笑了，小眼睛一闪一闪地，说：“没事，你也别跟别人跳舞，保证。”

“保证。”我说。

项北方终于靠近我们了。她一抬头，喜出望外地说：“哈，小佳华，都长那么大了！你表姐还好吗？什么时候